

季漢書



季漢書



季漢書卷六

諸暨章陶栽良氏纂

邑後學姚書山全校

袁紹公孫瓚列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官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及司空敞京生太尉陽陽四子長平次左中郎將成並早卒次逢逢弟隗皆爲公紹成之子也生而父歿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旣壯有度局又愛士養名交結曹操與張邈何融伍瓊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

此兒欲何所爲乎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乃應命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少帝立太后兄大將軍何進秉政紹使客張津說之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然之遂與謀誅諸閹宦紹進說曰前竇武欲誅常侍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勲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

領兵衛守切勿入宮也進納之太后不從時前將軍董卓涼州猛將也進乃召卓欲以脅太后黃門聞之皆詣進謝惟所措置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從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張讓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讓遂殺之宮中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讓等珪讓等不出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讓等悉赴河死帝得還

宮而董卓至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出懸節于上東門亡奔冀州卓購募求紹時周毖爲侍中伍瓊爲城門校尉何融爲議郎卓信之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于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邴鄉侯廢少帝爲宏農王立陳留王孝獻帝是也初平元年紹起兵於勃海而從弟後將軍術奮武將軍曹操冀州牧韓馥豫州

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
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
信等同起兵討卓眾各數萬推紹爲盟主行車騎將軍司
隸校尉紹與王匡屯河內伋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屯酸棗
當是時豪傑旣多附紹州郡蜂起莫不假紹名韓馥見人
情歸紹忌之常遣從事守紹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
移書傳驛州郡速發兵討卓馥于是方聽紹舉兵乃謀于
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曰興兵爲國安問袁
董馥猶意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從事逢紀謂紹
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曰
冀州兵強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公孫瓚有

驍名導使來南擊取冀州而馥懼矣因使人說利害馥必拱手而讓一州也紹悅從之馥軍安平故瓚至敗之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實欲襲馥也馥懷不自安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諲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諲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恒

怯因然之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量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耳馥不從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于紹紹

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
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而董卓懷怖濟河而北
而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
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
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
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
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
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矣紹喜曰此吾心也
卽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
不得志于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是時年號初平
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也卓遣執金

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齋詔解釋義兵至河內紹使河
內太守王匡收班繫獄將殺之班王匡之妹夫也班與匡
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曰擲
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
主在宮如何可討僕受詔而來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
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疊鼓此悖
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
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
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
媾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冀爲一體今爲血讐亡人子二
人則君之甥身歿之後慎勿令視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

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卓聞紹得關東乃悉殺紹宗族太
傅隗等馥懷猜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
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涸自殺
幽州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
冀州長吏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
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
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
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強弩千張
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瓚見義兵少欲陵陷
之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臨陣兵皆伏楯下
不動相去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

雷發所中必倒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
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
上復破之遂至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復散走紹在後
去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
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
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
以免整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
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紹也亦稍引卻會麴義
至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
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
士號爲白馬義從至是乃見破焉紹旣破瓚引軍而南至

薄落津與賓友諸將會已乃聞鄴城覆云鄴城紹家及部曲家屬在也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有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至斥邱乃還紹遂屯斥邱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斬首數萬級紹復屯鄴時董卓伏誅而李傕郭汜

作亂京師帝無寧所矣四年帝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陞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不答初帝之立非紹意及幸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上貢于行在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貞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建安元年曹操迎帝都許收河閑地關中附之大柄盡屬于操而勢成矣紹悔之欲令帝都鄆城操拒之以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操聞以大將軍讓於紹封鄴侯紹讓侯不受四年春擊破瓚于易京并其衆紹旣克瓚據幽冀四州自此供御希慢主簿耿

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爲黃允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
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爲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
延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
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
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矣出長子譚爲青
州沮授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
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
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諸子各據
一州以觀其能也授出曰禍其始此乎又以中子熙爲幽
州甥高幹爲并州是時曹操南破張繡東滅呂布渡河而
北斬眭固定河內勢且欲謀幽冀矣紹乃以審配逢紀統